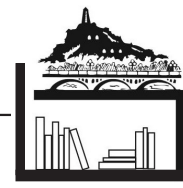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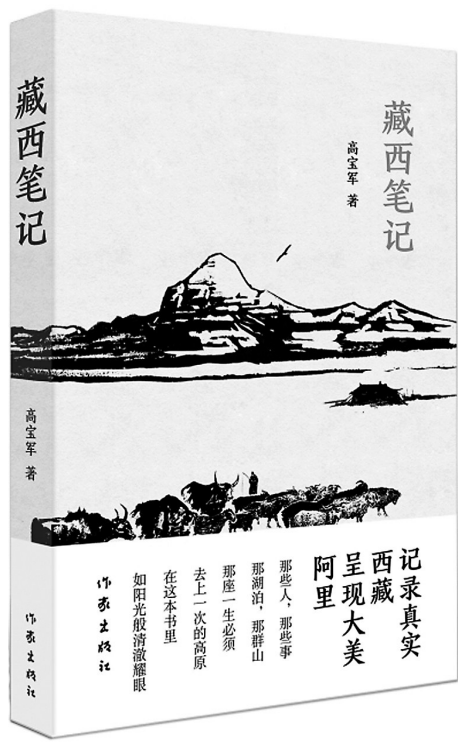
# 独特地域的生命体验

## ——读高宝军散文集《藏西笔记》

朱娅遥



### 书香延安



2013年6月17日,时任延安市委副秘书长的高宝军,赴任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委书记。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天起,这位地地道道的陕北人与西藏的缘分便开始了。

作为援藏干部的高宝军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发表过多篇散文、随笔,还出版了散文集《藏西笔记》《半亩闲田》等。2017年,《藏西笔记》散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59篇散文。作者在本书中,既表达了作为援藏干部的使命与担当,也书写了对陕北高原的深深眷恋。

“年入户千余家之多,岁行车五万里之距;传上情于家喻户晓,解下情乎一语一。闲来细研,顿省一理:近山者知鸟,邻水者识鱼。”千里援藏的工作经历和雪域高原的生活体验,是高宝军写作此书的宝贵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藏西笔记》就是他对工作与生活的记录。他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用行动和真诚走进藏民心

中,将普兰县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自然风貌等全都详细而深情地记录下来。在这本书中,高宝军以文学的形式“发现”西藏,多了些人文关怀,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

“沧海可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作为援藏干部的高宝军因使命而开拓,因责任而担当。面对藏西地区闭塞的特点,他俯下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用心用情做好工作。他经常下乡调研、入户走访,了解民情风俗、体察群众疾苦。当他听说央庆拉姆和金多吉跨国婚姻的故事后,为了弄清楚两人的跨国家庭组建过程,高宝军几经周折亲自走访拉姆。在了解到她生活的窘境后,将兜里仅剩的钱都给了她。正是这样一桩桩细致入微的小事,让高宝军与普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面对当地落后的教育现状,高宝军深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他提出“要把教育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出几身汗,掉几层皮,下大决心去

从长计议”。在他与普兰县全县干部群众多年的努力下,普兰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普兰赋》里这样写道:“今日之普兰,环保县、文明县、平安县,殊誉满疆边;明日之普兰,大跨越、大发展、大和谐,明珠嵌高原!”字里行间都饱含着一位援藏干部对普兰变化的由衷欣喜,对普兰未来发展的热切展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特定地域的散文作家必然受到地域文化的熏染与陶冶。陕北高原是高宝军精神生命的生成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使他养成了乐观豁达、坚韧不屈的精神特质。从陕北高原走到遥远的藏西高原,高宝军魂牵梦萦的是陕北的黄土,牵肠挂肚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藏西笔记》中,无论是对西藏风情的诗意呈现,还是对西藏工作的详尽记录,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浓浓的乡愁。来到西藏,高宝军曾称自己为“旁观者”。他称:“为了更好地了解普

兰,我总是把它与故乡陕北对照而观。在这种对照中,普兰变得熟悉和亲切起来。”这种对照而观,使高宝军的散文呈现出藏西文化与黄土文化冲突、交融的种种痕迹。同时,地域文化的差异也赋予了作品更深层的意蕴,让作品生发出独特的“陌生性”审美体验。如高宝军写西藏的冈仁波齐神山时看到的就比一般信众要多,他感觉到的都是最新鲜的东西。面对藏族同胞“天葬”的习俗,他感慨的是人生的无常;面对用身体丈量土地、磕头转山的信徒们,他体会的是信仰的神圣。高宝军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不仅带领读者感受了西藏的大美景观和人文内涵,也给予了读者更深刻的阅读享受。

最是黄昏牵人心。黄昏映照下的普兰,“暮归的牛羊把村巷塞得满满当当,农牧民门口传来母亲呼唤小孩的声音,这情景和家乡陕北的黄昏一模一样”。面对似曾相识的景色,高宝军说:“只觉得有点

落寞,有点寂寥,有点怅然,甚至还有点委屈。”但当他想到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干部和官兵时,责任心和成就感便暂时盖住了乡愁。他又重新站起身来,顶着寒风与黑暗,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去了……

高宝军言:“由陕西到阿里,由援藏到调藏,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后悔。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境界有多高,而是阿里这片高天厚土太感召,让我懂得什么样的人生最美丽,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在这里,我没有觉得苦,也没有觉得累,更没有觉得远,尽管也偶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触景生情,但更多的是已把异乡当故地的深度融入!”

是的,高宝军这位陕北汉子正是源于对西藏的热爱,把心彻底交给了雪域高原。我们自然也有理由深信,在今后的西藏岁月里,他会写出更多视角独特的佳作美文来。

(朱娅遥:延安大学文学院23级硕士研究生)

## 时光

### 丁香花

刘芝琴



懒居不知花开时,忽闻幽香扑鼻来。有没有一种花,其散发出的香味儿能吸引你不由自主地去靠近它、欣赏它?当然有了,那就是人间四月的丁香花。

丁香花在北方大地上较为常见,多是数条或数十条枝干分散丛生的植物。其枝干修长,枝条婆娑,耐寒耐旱能力较强,可在陡坡丛林、山谷溪边、庭院路旁生长。丁香的枝干看似柔弱,实则非常坚韧。每年四月份,如期盛开的丁香花就会以其独特的幽香吸引众人驻足观赏。

丁香花多为四瓣花,花朵小巧隽秀,精致玲珑,为穗状花序。它的花序紧凑,顶端花尖呈锥形分布,形成一串形状优美的花穗。每当花朵盛开之后,花穗就变得饱满圆润丰腴起来,近球形或长圆形的花穗柔软呆萌成毛茸茸的样子,非常可爱迷人。特别是那状如蝴蝶的花穗,在春风的吹拂下,犹如一只只相约春天的蝴蝶,缀满绿叶托起的枝头,摇曳飞舞,美感十足,美妙无比。

丁香花的颜色较多,风韵各异。紫色的沉稳优雅,雍容华贵;紫红色的热烈奔放,高洁活泼;黄色的靓丽清秀,高贵典雅;白色的清新恬静,淑雅纯洁。

丁香随遇而安。它既可以泰然屈居于幽静的丛林山谷,经受风吹雨打,尽显质朴刚毅之气;也可尊处于书香庭院或繁华闹市之中,安享呵护,尊享抬爱,尽显尊贵优雅的高洁之气。

初夏时节,各种花儿都在争奇斗艳,竞相绽放,丁香花只是茫茫花海中的小小一员。其小巧隽秀、精致玲珑的花朵散发着可爱迷人的魅力;其光洁细腻圆润碧绿的叶子与小巧的花朵相得益彰。丁香花的花香更是浓郁而清新,令人陶醉,使人神清气爽。

丁香少有高大威猛的外形,但它那质朴柔弱的外表却透出了洒脱之气,能惹人喜爱;丁香花没有张扬的个性,但它那迷人的花朵和沁人心脾的幽香却能在百花盛开的初夏脱颖而出,压倒群芳。

记得小时候曾读过一本书,虽然书名早已记不清楚,但书中的一句话却未曾忘却。这句话的大意是:谁能找到五瓣丁香花,就能找到幸福。果真如此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倘若谁有耐心在一棵树小巧的四瓣丁香花中找出那朵代表着幸福的五瓣丁香花,这样的人一定是有梦想、有追求、有毅力的人。拥有这种特质的人,也一定会在人生旅途中通过不懈努力找到幸福。

我喜欢丁香花,因为它的隽秀和幽香;我赞美丁香花,因为它的质朴和高洁。

## 诗人春风柳絮中

钱续坤



冬天的裙带还没有完全拖出时序的门槛,春天的脚步便接踵而至了。而使人最早感知到春天气息的,便是那“癫狂随风舞”的杨柳。

我国的古典诗词,大多是通过写景状物来表情达意的,柳絮便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意象。杜甫的“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晏殊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韩愈的“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等,更是把读者带入了一种清幽静美的意境,给人一种恬淡爽朗的感觉。但是诗人们还是习惯用折柳来表示送别。这种习俗的渊源应该是《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几句,其理由有二:一是“杨柳依依”表达了战士出征前怀家恋土的离情别绪,为后来的送别诗奠定了文化基调;二是《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其深广的文化传播作用是不容怀疑的,古人作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当然来自经典。

不过折柳寄情较为流行的当从汉代开始,“折柳”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汉乐府《折杨柳歌辞》中,并且乐府诗《折杨柳》的内容就多为叙述离情别意。“垂杨拂绿水,摇曳东风年。花明玉关雪,叶暖金窗烟。美人结长想,对此心凄然。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

前。”这首五言律诗属乐府《横吹曲辞》旧题,抒写的是女子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触景生情,引起了对征戍在外的丈夫的思念之情。自汉之后,折柳送别之风成为一种常态,这主要反映在诗人们的作品中,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王之涣的《送别》:“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白居易的《青门柳》:“青青一树伤心色,曾见几人离恨中。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韩翃的《章台柳》:“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有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等等。

为何要折柳送给远行的人呢?这主要是因为折柳送别是中国特有的情感文化。当时的交通非常不便,许多离别就是诀别,常常是一生再无见面的机缘。《唐诗纪事》中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唐代的雍陶在阳关做官时,有一座桥叫情桥,人们送客到此便各奔西东,雍陶将此桥改名为折柳桥,并特赋诗云:“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一条。”不过折柳送别最常见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一说古代的杨柳多种在送别的大道旁,长条低垂,似有依依恋

人之感,因此折它送给远行的人以致意;二说“柳”与“留”谐音,折柳是希望离别的人留下之意;三说柳条柔软,折柳送别亲友是希望将他的心拴住。罗隐的《柳》中就写出了这一层含义:“灞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倚不胜春。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另外,像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结尾吟道:“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更把吟诵柳絮的作品推到了极

致,成为千古绝唱。柳絮为题入诗极多,诗人们推陈出新,赋予其各种各样的寓意,读来意趣盎然,饶有韵味。杨万里的“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用清新的语言,刻画了自己惆怅落寞的感情;贺铸的“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用柳絮来寄托愁思;文天祥则用“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唱出了大片国土沦丧的挽歌;宋石懋以柳絮和自己的游宦生涯作对比:“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一春忙”,反衬出他对漂泊无定生活的感喟。小小柳絮,寓意真是无穷无尽!

## 稠酒情结

韩莉



记得上宜川中学的时候,每到冬天,县城北窑有个吕师傅担着两个火盆,上面架着两个大茶壶,烧着滚烫的稠酒,走街串巷吆喝着“稠——酒”。每次走到宜中院子的时候,刚好是我们上晚自习的时间,我总是找个借口请假出去一下,以最快的速度跑去喝一碗稠酒,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教室学习,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上大学时,寒假回家路过县城,总是要去喝一碗热腾腾的稠酒。成家后,我发现卖稠酒的师傅竟然是自己婆家的邻居。每年春节,兄弟姐妹们回老家,婆婆在除夕一大早就从邻居家端回两大茶缸稠酒,分开倒在几个小碗里,放在炕沿上。孩子们从被窝里探出脑袋,眯着眼睛趴在炕沿上喝完稠酒,就去睡回笼觉了。婆婆满脸幸福地给娃儿们掖着被角。

如今,市面上的稠酒品牌不下几十种,而我却对宜川稠酒情有独钟。不只是因为那一声原汁原味的吆喝声,更是来自脑海深处的稠酒制作的记忆。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平日跟着大人粗茶淡饭,所以总盼着过年能有好吃的。年节时分,我最向往

的就是外婆熬的一碗酸甜浓香的稠酒。而那时只知酒味美,哪管制作的繁琐和艰辛。直到后来目睹了稠酒制作的全过程,我才懂得每一道美食背后都渗透着劳作人的汗水和苦力,也隐藏着经验和技巧。原来,一碗清香醇美的稠酒从一粒米到端上餐桌至少需要备料、采曲、酿制、发酵等十几道工序。稠酒的主料是黄软糜子,最适合在陕北高原背风向阳的坡洼地上生长。春种秋收,经过日月的洗礼和农民的劳作,收割、碾打、晒干、入仓待用。如果说糜子是制作稠酒的基石,酒曲则是稠酒的灵魂。酒曲的优劣决定稠酒的质量,酒曲与主料的配比以及发酵的技巧则直接影响着稠酒的风味。

采曲要在三伏天,将小麦磨成麦片状,加水调和成馒头样的生坯,加热促其反复发酵。待其发至二至三倍大时,就会散发出浓烈的酒酸味道,这时用粗线绳绑起来,挂在通风处晾干备用。这个过程技术含量极高。酿制过程更为复杂,碾米、磨面、烫面、蒸面、拌曲、入坛,然后将坛子放置于热炕上,插上棉絮加温促其发酵。等待十天左右,打开坛子,顿时满屋飘香。这时,就可以熬稠酒了。

熬稠酒也是有技巧的,要水温适当,水坯比例三比一,开水下锅。水太多会沉淀,喝起来寡淡;水太少会粘稠,口感发腻。熬酒过程中要用勺子顺同一方向反复搅拌均匀,熬好的稠酒可依个人喜好加糖、加蜂蜜,我则喜欢原汁原味。过年的时候,灶膛里柴火旺旺,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喝着滚烫的大碗稠酒,就上几碟自制的腌酸菜,顿觉满口醇香,沁心暖胃。那股直达灵魂深处的温暖和醉意,足以抗拒世间所有的寒冷和不快。

稠酒高而不烈,低而不寡,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成分,可健胃补脾,能活血润肺,味美绵醇,后劲悠长。有自以为酒量好的,往往两碗下肚,就会感觉头重脚轻,微醺薄醉。朦胧的醉意极易勾起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情。我每次想家的时候,都会熬一碗浓浓的稠酒慢慢品味,体味着那份醇香甘甜,总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也将乡愁一下子从味蕾沉到了心底,顿觉踏实许多。

正回想着,窗外似乎又传来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脑海里又冒出了那一声乡音浓、抑扬顿挫的“稠——酒”。我就想,如果从这一声极具古韵的吆喝声起做个宣传大片,宜川稠酒是不是能漂洋过海走得更远呢?